

縣長主持浯島媽祖平安鹽祭祈福祭典

祈禱護佑金門 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瑞犬年行大運 好運旺旺

記者楊水詠／金城報導
昨日是農曆戊戌年大年初一，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暨金門天后宮
共同舉辦「二〇一八浯島媽祖平
安鹽祭」祈福典儀式，以及舉
辦一系列新春表演和歡慶活動；
祈福祭典，由金門縣長陳福海擔
任主祭官及依古禮行獻禮，並祈
天聖母媽祖在新的一年裡護佑金
門居民安居樂業和生
活幸福，也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瑞犬年行大運、好運旺旺！

「祈福典儀式於昨天上午九時
三十分钟，假金門天后宮前廣場隆
重舉行，陳縣長主祭，依序行獻
禮數最好。但嫁後便沒出去的水，因此
家又有許多講究禁忌，或許我們也
可以來談談箇中的學問。

娘家自然必需回得皆大歡喜、
順暢如意。女兒雖是在娘家生活，因此
娘家必須送上海鮮，或用紅紙
繫繫古錢掛在外孫的脖子上，稱
為「結彩帶」，令時多半以送紅
包代替；尚未生育的女兒回娘家，
吃了午飯後，岳母需準備兩隻
雞送給女兒，祝福早生貴子。
但嫁後便沒出去的水，因此
家又有許多講究禁忌，或許我們也
可以來談談箇中的學問。

娘家的日子，又稱「回門」或「迎婿日」。昔時，女兒一整年回不了娘家是常態，是以，女婿在這天帶著妻小回娘家可是格外緊要的，但民俗上對於回娘家又有許多講究禁忌，或許我們也可以來談談箇中的學問。

到了年初二，農曆二月初二也可以補

塞己度人 諸事圓滿！

發福袋向鄉親拜年

上、縣長陳福海在金門天后宮廣場發送福袋向鄉親拜年；下、陳縣長致贈獎金及與表演團體合影。（楊水詠攝）



記者楊水詠／金城報導
昨日是農曆戊戌年大年初一，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暨金門天后宮
共同舉辦「二〇一八浯島媽祖平
安鹽祭」祈福典儀式，以及舉
辦一系列新春表演和歡慶活動；
祈福祭典，由金門縣長陳福海擔
任主祭官及依古禮行獻禮，並祈
天聖母媽祖在新的一年裡護佑金
門居民安居樂業和生
活幸福，也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瑞犬年行大運、好運旺旺！

（二〇一八浯島媽祖平安鹽祭

祈福典儀式於昨天上午九時

三十分钟，假金門天后宮前廣場隆

重舉行，陳縣長主祭，依序行獻

禮數



買半票

◎吳鼎仁

時光，在不知不覺中蒼老了歲月，鏡中容顏已老殘，剛領了老人證。告老在鄉已多時了，這次特意持老人證，出鄉關走台灣，機票、高鐵票、捷運票，全都買了半票，省了不少錢。上捷運總是有博愛座，我也老實不客氣上座，不要站在旁邊不好意思坐，免得麻煩他人再讓座。

參觀故宮、史博館，持公教退休證可以免票。到台北，總要跑去看一些較高檔次的展覽、畫展，充充電，不好的畫展就不宜多看，以免看壞了自己的眼光。在中正紀念堂的觀展中，有一位年紀比我大一點的大哥，看畫展很認真，拿筆記隨手抄錄。我在他身旁，他不恥下問，我把畫上題的行草，幫他解讀，他很訝異我看得懂行草，與我交換名片。其實那些行草還不夠草，對我來說小菜一碟。

蔡繼堯老師生前常說，對一些看不懂西洋電影的人，說他們是買半票的觀眾。我還真一直是那個買半票的人，實在看不懂希區考克、蒙太奇懸疑電影大師的電影。我雖然讀了美術系，但沉潛於中國的水墨畫、書藝，對超現實主義和抽象繪畫，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我依然是一個買半票的畫家。

笑容是最好的保養品

和S同學去參加活動，S約了另一位我不認識的朋友H，當我們三個碰面時，H驚呼：「妳是S同學？妳們看起來差很多歲！」我趕緊跟H說：「妳今天日行一善！」聽到H對我的讚美，心花怒放。

結束離開會場後，S告訴我，過去一年來在職場常發飆，那些讓她看不順眼，讓她感到不舒服的人事物，她總是義正辭嚴、毫不客氣提出意見與反駁，她的大炮個性早已在辦公室出了名。偶爾聽S提起也想改掉這種暴怒的行事作風，但總是克制不住情緒。我虧S：「去年你不是積極參與禪修靜坐，怎麼離開教室都還給師父啦？」S雖然沒有回應，但看得出來她顯得懊悔。她認為是過多的負面情緒，讓她在這一年內面容蒼老許多。

近日看到網路一篇文章「越會管理情緒的人，顏值越高！」提到，以往我們都以為「以貌取人」的人很膚淺，但其實，一個人的個性，是會影響樣貌的。林肯說：「一個人四十歲以前的臉是父母決定的，但四十歲以後的臉是自己決定的。一個人要為自己四十歲以後的長相負責。」我非常認同。

情緒心理學中曾提到，情緒是有外顯功能的，面部表情是情緒外顯的表現之一。如果常對著別人頤指氣使，別忘了只有一根指頭指向別人，但卻有四根指頭是指向自己。在各種劍拔弩張的場合，細看大家臉上的線條，面部的表情，再美的人也瞬間失色。

現在回想起來，過去一年S常提起辦公室令她頭痛的人物，或許她也會想藉由靜坐將這種負面能量消融，但也或許天生個性使然，還未走出胡同。

而我這些日子以來，漸漸能理解職場裡許多的不盡人意，只要

◎以薰



軌條臂

牽手三部曲

◎意潔

一直以來我最喜愛的舞就是華爾滋，想像自己穿上蓬鬆圓裙讓一位風度翩翩的男仕牽著，踩著優雅又浪漫的舞步，婀娜多姿的身影飛揚在舞池中，那畫面可真如自己是電影女主角一般的令我神往……

為了實現這樣的夢想，從年輕認識老公至今我總希望他能去學跳華爾滋，但天生沒有韻律感的他跳起舞來很像大象拖著沉重的步伐，舉步惟艱，動作笨拙不說，還總是踩到我的腳讓我哀嚎，我只好放棄他帶我跳三步華爾滋的願望了！

卻沒想到我和他的另類三步曲卻在不知不覺中跳起來……。

結婚三十多年，兒女皆離巢，年齡漸長，老公工作不再那麼繁忙，他開始知道運動的重要性，於是每天下午四點多他都會約我到離家最近的公園散步，一開始我們會步伐一致的並肩走在一起，過一段時間後他卻嫌我步伐又小又慢，他說達不到運動流汗的效果，於是他開始放開步伐慢跑起來，我在後面追的好累，於是我賭氣的放慢步伐，眼睛看著他的背影一直翻白眼。等到我氣喘吁吁的跟他會合，還要聽他再一次的嘲弄一番，氣得我說：「明天你自己來跑步吧，我就不陪了，說好了只是散步啊！」

隔天他果真自己一人去，我樂得在家裡追劇，可是他老兄回家時竟說沒人陪去運動有些無聊，我再次翻了最高的白眼：「是怎樣？不是你嫌我累贅嗎？」我沒好氣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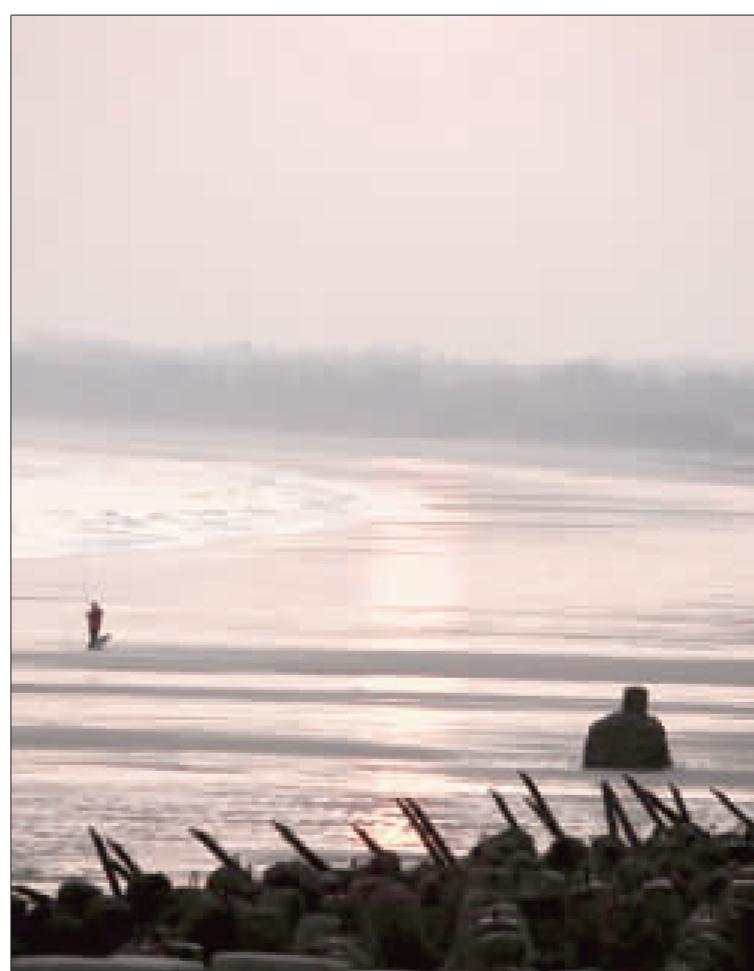
「我看這樣好了，我們來分段式運動，我先陪你慢慢散步走一趟暖身，然後呢你可以走回家先準備晚餐，我再留在公園跑步，消耗些熱量，再自己回去，這樣是不是兩全其美？你也陪我運動了，我也可盡興流汗，這樣好不好？」

雖不知他老兄是自覺有愧於我，或者是想沒個人督促他運動，很快會失去動力才想出這妥協的點子？但我私心覺得自己也需要有多走路的機會，我可不想一段日子後他有一身精實的肌肉，我卻變成窩在沙發上一直盯著電視的大肚婆！

於是雖心裡還有些在為他起初的不體貼生氣，其實當下就選擇讓步，同意了他提的想法，開始了我們一起在公園～散步、跑步、讓步的牽手三部曲。

想想與老伴跳不成浪漫的華爾滋，卻因緣際會的在生活的步調上你進我退，我進你退的踩出另一種默契，不覺莞爾一笑！

◎黃仁義



潮漲退
夙守的草綠遠在白浪之外
邊關在軌條臂旁等待
蚵榔石埋下大海的春花秋月
沒有理由堅強守候
從瓊麻的羽翼翻閱歷史
每一枚腳印都有淚光

從巒的尾音開始
速度就是一個名詞而已
水的溫度狂猛
淘洗意志消沉的寂寥
激盪情愫原來是一種顏色
沿海岸伸展
船帆的愛戀遠遠，遠遠
你背影的那些年輕
一丁一點有鏽的花紋
往回憶裡增長
海的寂寞也是那麼長

哥看不懂草書，我逐字釋文解讀讓他來吟唱。他對我崇拜得五體投地，要拜我為師，大哥別逗了，豈敢！
。問我行狀，我報告小地方來的，教書法教畫的教書匠。被囉了半天，乘機逃離，又遠遠的被拉回去糾纏住，只得虛應一應故事，再解讀兩首草書詩，就不告而別。

我從國一酷嗜草書，無師自通，在書學畫學貧瘠的環境中，摸索漫長的歲月，一筆一字累計五十多年的積累，至今還不時看到草字，就指動比劃不輟。為學艱難，皓首窮經，時常感覺書藝難成。東波說，行草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行草書法寫意浪漫，渾厚豪放，雄健遼麗，狂灑雨墨馨香，終身最愛！

史博館一行，欣慰我對所學總算有點認識，畫眉深淺入時無？對台北的文風書學，試他個深淺！自己也有點賣弄之意，實在有悖為學之道。雖然我不必買半票進去參觀，我自信有全票的采采，我是玩真的，我不玩票！

不要自滿，也不要半桶海水，以免濺得自己一身鹹濕！

愛之四帖

◎蔡忠修

珍愛

一旦失去了，方知孤獨的滋味。他們不見了，此時的歲月，此刻的時間，這種季節，這個蘆葦翻白的晚年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寂寞，只留下回憶這條回家的路。

珍愛一生，好好愛你，若續前緣？若有明天？當愛不再遺憾，而掛念只是另一個昨日的不捨，而今日紅塵回家的路，人間不就在我眼前？

淚

設想此時你已入睡？夢裡有我？戒嚴前我們的愛需用詩的晦澀表達，用模糊掩蓋小小空間。那個容易受傷的年代，你是一首詩，我是你夢裡那個留下的故事，只有你懂。

想你此刻應已清醒？天亮後已無昨日的傷痛，解嚴後的第一個春天，你用時間回憶那年最後一次的叛變，你說這是我們共同的悲劇，你眼裡兩顆淚，一顆讓我取暖，另一顆留給自己心痛。

雨落的日子

你在柳川，台中西屯錦州路的五月，我不小心路過歲月的深處。有的看不見的正悄悄走過你的額頭。有的隨波逐流、有的沉入水底，那種無奈的歷歷在目，有的水濺到岸上有的躲在眼眶，嗚咽的溪水過了西屯將奔向梧棲。我們偶然台中的邂逅才短短幾里路，爾後我卻用一輩子想你，想你東流想你西盡以後，你像一朵雲，過了這個山頭，你說記得把淚擦乾，雨過天晴，一場雨後；天空總會留下一些痕迹，彩虹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兩岸的陽光也知道。

等

你的焦慮，你的不安。你說你在電話裡頭仍在等我，你有想過我嗎？你有愛過我嗎？你會有過輾轉難眠的經驗嗎？你說：

不再牽手以後，時間走過我們的白頭，我們走過許多青澀的夢田，多少歲月以後，原來世界的盡頭，無法回頭以後，等就是一生的全部，等天黑等天亮等我的沉默寡言，而今一通電話後你終於醒了，咫尺天涯而夢碎。

【小說連載】

烏番叔

◎陳長慶

第六章

雖然島鄉一般生活都很困苦，但自從數萬軍隊進駐後，卻也為百姓帶來無限的商機。因為部隊除了大米、黃豆、麵粉、食油係由防衛部經理單位按人數統一發給外，其他蔬菜魚肉則必須就地採購。所以百姓種植的蔬菜、飼養的家畜家禽，以及漁民下海捕捉的魚蝦，相對地也有了銷售管道，即便不能個個成為富翁，但至少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而阿兵哥用的日用品，除了毛巾由公家發給，其他則必須自行購買。部隊駐守的區域，幾乎都在鄉下較多，距離城區不僅遠、且交通又十分不便，只好就近在村莊裡頭的小店舖消費。因此，為了搶做軍人生意，春枝她們村莊原本只有阿福伯子一家小舖，不久，綽號叫小寡婦的桂香，竟又在他的斜對門開了一家「阿香商店」。或許是新開張，店內貨物並沒有阿福伯子齊全，但靠著小寡婦的姿色，則是門庭若市、生意興隆。

春枝已好幾個月沒有收到烏番叔的信和錢了，內心的焦急不言可喻。即使她經常看到代理撫憲的民間信局，那位負責送錢送信的分批權仔來她們村莊，但就是沒有她們家的信。當她詢問他時，分批權仔竟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而後不耐煩地說，若要知道詳情必須到城裡問他們頭家。因此，不免讓她感到疑惑和不解。首先她腦裡想的，莫非是烏番生病不能工作，要不，一個愛家的男人，勢必不會置家庭於不顧。從他落番的這幾年，幾乎都是按月寄錢回家，甚而只有提早沒有延後，可是這次足足有三個月沒有消息了。

雖然烏番做的一般佔俚，但他為了家而節衣縮食，寄回的錢讓她生活無虞，身邊的儲蓄少說也有一、二萬塊台幣，等他回來再決定用途。況且，古厝之前蒙受駐軍的協助，在破損處抹上一層厚厚的洋灰，下雨時已不會再漏水，所以也不必急著翻修。即使他不再寄錢回家，家裡還有田地，只要勤於耕種，照樣可以過日子；何況他到南洋已好幾年了，她自己一個人也不也是過得好的麼。

唯一讓她不能理解的是，如果是生病不能工作沒錢可寄，也應當請人寫一封平安信回家，而不是音訊杳然，讓她日夜牽掛。難道他在番邦有了番婆，從此有了新人忘舊人，棄家鄉的糟糠妻於不顧？或是被番婆下蠱受到控制，就此忘了回家的路途，也忘了家鄉的妻室在等著他？不管她的想法如何，只是她自己的臆測而已。或許這些都不重要，只要他平安就好。即使他在番邦娶番婆生下番子和番女，她也必須認命，要不，又能如何？何況這種事在島上的每一個村莊或多或少都會發生。倘若要活下去，凡事就得想開、看開；如果想不開、看不開而活在痛苦的深淵裡，那是自找苦吃，又有誰會同情呢？

(八十七)

